

难忘李校长对我的教诲

姚薇元

我和李达校长相识是在长沙湖南大学开始的。一九五〇年上学期，开始上业务课。当时历史系教师很少，我担任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门课，整天备课讲课，很感吃力。加以理论水平太低，讲课时，专叙述历史过程，分析问题，往往人云亦云，如说洪秀全的“全”字是“人中王”，表明他早有帝王思想。讲戊戌维新时，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根源讲不清楚。讲五胡十六国时，对当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关系，缺乏分析，

等等。听课学生有些意见。消息传到了李达校长那里，他老人家亲自到教室听课，当时我感到慌张，讲课比平时更杂乱。后来隔了几天（大约是个星期天），系主任汪诒荪先生告诉我，李校长说，他听了你讲的课，条理清楚，不过以后要抓紧学习理论，才能分析历史问题。不久，我邀约汪先生同去集贤村看望李校长。在接谈时，我向他请教学习马列主义从何学起？他亲切地作了指导。后来，我就到长沙城内各书店买了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和其他如社会科学简明教程、历史唯物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书，认真研读，偶有体会，随即记下，或批注在书页上。当然，那时思考的问题，只限于联系历史上疑难问题，力图把理论学习的收获，落实到改进教学上。这样坚持了几年，教课时分析问题逐渐感到恰当一些，学生的意见也逐渐好转了。

一九五三年我调到武大后，又在夜大学听李达校长亲自讲授唯物辩证法，深得教益，使我在思想上、理论上又得到提高。

作为一个在解放前长期接受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教育熏陶的旧知识分子，解放后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胜任思

想性较强的历史学的讲授，饮水思源，我不能不感谢李校长的教导。当然，这不全是出于私人感情，而是通过李老的教导，使我在解放后，较早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从而使我的下半生能为我国历史科学贡献绵薄力量。

李达校长衣着朴素，平易近人，毫无旧大学校长那种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无论湖大和武大，师生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校长”。他身患严重的胃溃疡，还力疾讲授哲学。随身带着装有面条的保温并，准备课间休息时进食。这种高贵的品质，真是令人景仰！

正是这样一位著名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诬陷折腾，含恨而死。今天万恶的“四人帮”已经被押上人民法庭审判了，李达校长的十年冤案也已昭雪，九泉有知，也会感到慰藉而安静长眠呵！

纪念鹤鸣校长

周大璞

高树红旗沪渎滨，
当时头角已嶙峋。
政权固自出枪杆，
彩笔亦能泣鬼神。
皓首穷经谗两论，
暮年力疾述三坟。（注）
望隆翻被群魔忌，
一瓣心香拜墓门。

1980年11月22日

（注）“三坟”，古书名，这里借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